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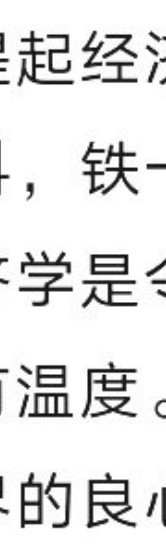
12 | 阿玛蒂亚·森：经济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是什么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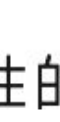
徐瑾 · 经济学大师30讲

今天

[进入课程 >](#)



阿玛蒂亚·森：经济发展的..



11:49 16.23 MB

[转述：杰克糖]

你好，欢迎来到《徐瑾·经济学大师30讲》。

提起经济学，你可能觉得这是门理性的学科，铁一般的冰冷。学者卡莱尔说过，经济学是令人沮丧的科学。不过，经济学也有温度。今天聊的这位，就被认为经济学界的良心。他就是福利经济学大师阿玛蒂亚·森。

1933年，森出生于印度知识分子家庭。诗人泰戈尔，和他颇有缘分。森的外祖父，是泰戈尔秘书。森出生在泰戈尔创办的学校内。从小读书，也一路在泰戈尔的学校。学校强调的求知精神，让他受益终生。

泰戈尔断言，这孩子将长成一个杰出的人。确实，森很出众，毕业后就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。这学院历史，可追溯到1380年，出过牛顿、培根等伟人。森不仅在这接受教育，日后还成为院长，而且是历史上第一位非英国人的院长。森一生，穿梭于哈佛、剑桥、牛津等欧美学府。但一直保持印度国籍。1998年，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

美国哲学家詹姆士曾说文化可以分为两种，硬心肠的和软心肠的。经济学家多数属于硬心肠。有没软心肠的经济学家？当然有，而且我认为排在第一名，一定是森。

饥荒中被侵犯的权利

他的研究，一直不忘穷人。最出名的，就是对饥荒的研究。饥荒，你听来觉得遥远。但是问问长辈，他们往往有深的记忆。过去的课程中，我们聊过马尔萨斯陷阱。技术进步，让这个预言失效了。但饥荒并没有远离。2018年，委内瑞拉还爆发了饥荒。

谈到饥荒，第一反应就是粮食不够。这是过去主流意见。相应的对策，就是：既然粮食不够，就不得不涨价。价格高了，大家自然也会消费少了。如果还是不够。最现实的办法，就是都勒紧腰带，多饿一点。

听起来很冷酷。但马尔萨斯与斯密也这样想。这就如同谈春运，谈房价，不少学者也是这思路。强调需求规律决定一切，也不算错。但涉及了粮食和人命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
比如十九世纪的爱尔兰。当时还是在英国统治下，主要粮食是土豆。1846年，因为土豆大面积感染真菌，出现严重歉收。期间，英格兰没有尽全力救助爱尔兰。而是采取前面的理论，期待市场机制来自自然平复爱尔兰的灾难。不幸的是，发展并不是这样的，百万人饿死。爱尔兰人口锐减四分之一，逃荒移民也遍布世界。不少爱尔兰人因此憎恨英国。

到了二十世纪，英国还是没吸取教训。1943年，英国治下的孟加拉，再次爆发饥荒。死了三百万人。官方说法还是和过去一样，归为粮食短缺。造成短缺的原因一方面，是因为日本人占领了缅甸，切断了外来供给。另外，祸不单行，孟加拉本土遭遇暴雨，粮食也减产了。

听来好像又是天灾，但是森本人，由于经历了这场饥荒，因此他不这样看，而是把灾难的原因归为人祸。

为什么呢？数据显示孟加拉1943年，粮食总量并没多低，甚至高于1941年。数据和分析，还原了真相，当时的情况是，粮食人均量没有明显下降时，却爆发了大饥荒。

这样，孟加拉饥荒是由于粮食短缺造成的观念，也被打破了。森还研究了别的几次大饥荒，验证了这一结论。森认为，影响饥荒的，不是粮食供给，而是交换权利。所谓交换权利，就在一个人能用自己拥有的财物换取商品的集合。无论是通过生产还是贸易。

饥荒的本质，来自交换权利受损。谁是饥荒最大的牺牲者呢？是穷人，而且主要是在农村的穷人，比如农业、工人和渔民等。他们拥有的资源，主是劳动力。在交换中，议价能力很低。死亡率最高的是儿童。他们连劳动力都没有。交换权利，也被剥夺最多。

免于饥饿，本身就是一种基本自由。大饥荒爆发，正是自由遭遇了侵害。森的研究主要聚焦二十世纪，但借此审视历史，也有新的视角。因为交换权利损害的人群，集中在下层民众中。而上层人士，对饥荒的理解是不够的，因此他们对底层的呼唤，也没有太大动力回应。比如晋朝的时候，爆发饥荒，百姓都在挖草根吃树皮，很多人饿死。消息传到皇宫，晋惠帝反问“何不食肉糜”，意思是晋惠帝问，为什么哪些人不吃肉粥。据说，18世纪断头王后玛丽也说过，穷人吃不起面包，可以去吃蛋糕。

中国五十年代的饥荒，过去总被认为是天灾。我和一位经济学家聊起。他认为原因主要是，公共食堂导致了粮食的强制集体化和浪费。粮食不够时，农民已经失去粮食生产交易的自由。自由的生产交易与分配，都是权利的体现。可见，**当交换权利受到侵害，饥荒自然也扩大了。**

政策在发展中该保障什么？

森的研究揭示，如果有及时的政策，能够捍卫基本自由，往往可以避免饥荒的扩大化。孟加拉饥荒时，加尔各答对不少公司政府雇员，进行了粮食统一供给。保护这些人的交换权利的同时，也是使涌入的难民，生存概率也提升了不少。可见，对策不同，饥荒程度也不一样。

森指出，现代民主国家，几乎没爆发过饥荒，不是因为粮食多，而是政府面对选民压力，不得不及时行动。经历过1943年饥荒后，印度独立，走向民主。此后虽然也有粮食短缺。但都没有出现类似40年代的饥荒。

森不仅说出饥荒本质，更透露了一个重要洞察，那就是自由的制度，才能保证人的权利。他认为，自由意味着个人的可行能力，也就是人有可能实现的、各种可能的、功能性活动的组合。因此，能力的不平等，才是真正的不平等。免于饥荒，本身就是一种自由。

由此，森提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。这刷新对发展的认知。过去，有两种对立的发展观。一种认为发展是个残酷的过程，充满血和泪。政治权力与法制这些方面的自由，都是发展起来以后，再考虑的奢侈品。另一种观点认为，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友善过程，是拓展交换和推广自由的过程。经济学家亚当·斯密，和一部分经济学家，就相信后者。

森接近后一种，但更复杂。**森将自由分为两类。一是实质自由，也就是免受困苦的自由，如饥饿、可避免的疾病、夭折等，同时还包括识字算数、政治参与。二是工具性自由，政治自由、经济条件、社会机会、透明性保证、防护性保障。**

这样复杂的分类，不是为了把大家绕晕，而是解决发展观的争论。他认为发展的目的，是拓展实质自由，而过程就是通过拓展工具性自由来实现这一目的。要自由还是发展？要公平还是效率？都是伪问题。不少人说，穷人在自由与温饱间，会选择温饱。森指出，并不如此。70年代印度大选，核心问题是英迪拉·甘地要实行紧急状态。对这样剥夺基本自由的要求。当时世界最穷的一批选民，坚决地抵制。最终，国大党在1977年大选中失败，甘地下台。

这样，我们对市场和自由的关系，也有了新认知。过去经济学者认可市场，往往因为它更有效率。森认为，更重要的是，有了市场，人们才可以摆脱束缚。从而，有了选择的自由。

最典型美国南方的黑奴庄园。过去总认为，庄园崩溃是因为没效率。经济学家福格尔发现，庄园经济是有效率的。而且，当时奴隶的报酬，算下来不低于自由农工。不过，黑人还是不断地逃跑。南北战争后，自由黑人也会拒绝奴隶庄园式的工作方式，即使报酬再高。

自由本身有价值，甚至凌驾于效率。自由，即是发展的目的，也是发展的手段，这两点在森的体系中统一起来。这不是天才的自觉，而是严密的学术论证。1990年，森协助了联合国创立人类发展指数。指数包括预期寿命、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等。这样就不是只看经济或收入，而是比较全面衡量社会发展。

经济人读书会书友王宇，曾翻译了森很多书。她告诉我，森所说的自由自成体系，不是人作为经济人的自由，而是人作为自